【足球网球拉郎】阿森西奥的问题

纳达尔/阿森西奥

费德勒/克罗斯

\*都是无差

稍微解释一句，纳达尔和皇马渊源挺深，阿森西奥当时在马略卡青训的时候，纳达尔就是马略卡股东之一，也是他给阿森西奥和皇马搭线的。阿森西奥说过他喜欢网球，每年马德里大师赛都会跑去纳神包厢看球。关于这件事情的详情和纳神与皇马的具体关系，可以点击这里。此外，他们都是马略卡人，而且也都饱受膝盖伤痛的困扰。纳达尔两膝都有重伤，加起来一共四五次，上一次休息了快半年，但每一次复出都算上成功。这也是我搞这个拉郎的缘由。感谢@络森。

克罗斯追费德勒这个应该很出名了。

甜美无脑爱情故事。没啥考证。

训练完了总是热的恼人。即使在冲完凉后，克罗斯还觉得身上流的是汗而不是水，于是他索性把毛巾往座位上一铺，光着给男朋友发短信。发完就打开推特刷了一会儿，点赞了柳比西奇的训练动态，知道男朋友大概还没在另一半球的室外训练中脱身。便站起身来，懒洋洋的换好衣服，准备回家。

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听到室内训练场还有动静，一声一声挺规律，应该不是闹了老鼠，大概是哪个勤劳的队友在加练。于是他就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是阿森西奥在做康复训练，站在用充气垫包围的严严实实的特别款康复跑步机上，边抹汗边走着。

“马尔科，”他走近以后才尽量愉快地用西班牙语说，“你感觉怎么样？”

“一个人在这里真的很无聊，”阿森西奥回答，余光盯着电视屏幕上的足球直播，“太无聊了。”

“你很快就会和我们一起了。”托尼说，不知道自己听上去是劝慰还是虚伪，但他喜欢马尔克，希望他能高兴点。

“你听起来跟‘他’一样讨厌。”阿森西奥重重呼出一口气。摁下了停止键。

“‘他’？”

“难道你还没有受够打网球的男人吗？”阿森西奥等着跑步机停下来，就转过身来，对着他，这是一场长谈，托尼想，但愿我的西班牙语够用。“怎么了？”他问，“打网球的男人有什么特别的吗？”

“当然。网球是单人运动，不像足球，他们都习惯自力更生，自己背着球包全世界飞来飞去，在见鬼的几万观众和高清摄像机前保持风度，而不是因为上一个球打的不好而找个缝钻进去（他是在炫耀还是在批评呢，托尼想，或者两者都有？还挺可爱的）……不说这些了，关键是，关键是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趴在床上玩了会儿手机，然后你知道拉法说什么吗？”

“说什么？”托尼裤袋里的手机没有震动，估计几分钟内也不会有，所以他安心的靠在空调能吹到的地方，听阿森西奥抱怨。

“他说，你是不是该去训练了。”

“这很正常啊，”托尼回答，忽然意识到也许他忽视了某些细节，“你当时穿着什么？”

“我的睡裤，灰色棉质的，上面画着一只……等等，托尼，”如果足够白，马尔科此时应该已经涨红了脸，“不是这个意思。”

“哦，只有睡裤。”托尼重复道。

“不是那个，”阿森西奥说，“问题是，我忽然意识到，从我受伤开始，他就没怎么安慰过我。你知道吗，他唯一会说的话，就是’你怎么还不去训练’，或者‘你该去训练了吧’。难道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说吗？哪怕不像你们一样，说一些甜美的祝我康复的话，也该和我一起难过一会儿吧。”

当拉法·纳达尔晨练完，冲完澡穿着底裤回到卧室里的时候，他年轻的男友还在被子上趴着看手机，浑圆的屁股上套着一条灰色短裤，上身光着，好像里面有什么很吸引人的东西。

他随便把毛巾一扔，有点奇怪的问了一句：“你今天不去康复训练了？”

“谁说不去，”男孩白了他一眼。

拉法也不想惹他生气，就把被踢掉的枕头捡起来，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我没胖，”男孩顺势瘫倒在床上，用被子捂住脸，小声说，“再说你屁股比我还大。”

“最开始也没有？”

“去年他从美国和我一起回来的时候，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时候做手术’。”

“就这些了？”

“基本就是这样。他因为自己的经历和幸运变得……”阿森西奥卡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什么词填补空缺，托尼顺势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你什么时候做手术？”在电话里，拉法问，而阿森西奥正被医生摆弄，疼的只想掉眼泪，就含糊的回复了一句，“我不知道。”

可是对方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阿森西奥只得泪眼朦胧的抬起头，问他的医生，大概什么时候能去做手术。屋子的惨白色顶灯在他眼里碎成一片一片的。整个世界都灰暗了。

医生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日期。他没好气的把这个告诉了对方，他还说他会去西班牙手术，而且他马上要照x光片，不能再玩手机了。

对面沉默了一下，似乎在和谁核对日程，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也回西班牙一趟。”

“等你。”他挂断电话，进了检察室。眼泪已经干了。他完蛋了，他想，一切都完了。一切期望都变得很好笑。医生似乎在问他还需要给亲人打电话么比如妈妈。他回答说他没有。

“……变得毫无同情心。”阿森西奥终于想起来合适的词汇，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总是摆出来一副一切都会过去的嘴脸。然后告诉你虽然努力也不一定行，但是不努力现在就会完蛋。（托尼忍不住笑出了声）把你晾在那里，等着你自己想明白。但他们并不明白，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们那样，身体里装了个内燃机。”

“很快就会不疼了，马尔科。”拉法对他说，一片白色里亮眼的古铜色，“我经过这个，我向你保证。”

“你没韧带撕裂过。”阿森西奥反驳道。

“好吧，是没有。”拉法回答，“但是我膝盖受过很多其他伤。如果你想听我的事情，我就跟你说说……但是我估计你也听烦了。（“就像读者文摘上的励志小故事”阿森西奥小声嘀咕道）是啊，所以我还是不说了。”

“你说也行，”阿森西奥说，“但是不要用什么’很快就不疼了’来骗我。”

“那你还想听点什么呢，”拉法说，“你看的很清楚，我职业生涯中的每一天都要在疼痛中度过。”

“所以你就不该骗人。”阿森西奥说，感觉困意渐渐涌上来，好像涨潮的海水淹没他的口鼻，温柔的、坚定不移的。

拉法笑的褶子都出来了：“没有必要的省略，睡前故事哪里能当睡前故事呢。”

“他的幽默感有时候连我都搞不懂。”阿森西奥继续说，“比如我有一天跟他抱怨，说我以后再也跑不快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反正你之前也跑不快。对不起，托尼，我不是说你啊。”

“没关系，”克罗斯说，“我不觉得指出事实是什么冒犯。”

“说到底，罗杰对你没有这种要求么？”

“没有，”克罗斯说，“如果抱怨跑不快的事情，我估计他最多说，反正我也跑不快。然后我们一起笑一个下午。”

“那你怎么回复他？”

“我说，但是你击球很好看。”克罗斯又接着补充，“罗杰不是个对自己要求很严苛的人，他什么都吃，睡的也很早。偶尔有点小脾气。休赛季的时候不介意干干家务什么的——平常我不知道他做不做，反正我们也只有休赛季的时候在一起。”

阿森西奥看起来若有所思，“那你不会介意他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背着你干点什么吗？我是说，我们很难互相照顾到。”

“最有可能和他干点什么的人，”克罗斯慢吞吞地说，“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就是你那位。好在你那位也没法容忍罗杰开口唱歌。”

阿森西奥差点从跑步机上滚下来，连克罗斯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半天。

“我说，”阿森西奥说，“我真的不懂他们俩关系怎么能好起来。”

“大概因为有了德约科维奇，”克罗斯说，“人在面临威胁的时候都比较容易团结起来。”

“你告诉过罗杰这个吗？”

克罗斯摇摇头。这时候，他的手机震动起来，也许是罗杰训练完了，看到了他刚才发的自拍和留言。他拿起手机，对阿森西奥做了一个抱歉的表情。

”没关系，”西班牙男孩说，“我也准备回去了。听你说以后，我觉得可能这是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网球选手的通病。”

克罗斯走了以后，阿森西奥又打开跑步机跑了会儿。命运确实可能再给他空降什么弄巧成拙的玩笑，比如练得多反而更容易拉伤什么的，但他只能暂且闭起耳朵，乖乖按照体能师的要求做。他心里把自己比作了假期在沙滩上看到的那些小海龟蛋，一个一个破壳而出，冲向海水，有的成功了，有的死在半路上。这就是通向传奇之路。他也顺势想到了一些他和拉法的事情，比如他们在那个假期的时候，在夜晚的海滩上比赛跑步，他比拉法跑得慢，还早早就停了下来，拉法过来嘲笑他，他说慢又怎么了，拉法说慢倒也没什么，只要能追到球就好。球是什么，阿森西奥到现在都没弄清，是足球，是海龟们的海浪，是奖励，还是什么更大的东西。他不知道，他只能慢慢的边跑边看。

说到底，那次和拉法去海边玩的机会还是他自己争取的，是在纳达尔把他介绍到皇马的那一年，他自己要的纳达尔的手机号和签名。不过对方打过来的第一个电话不是问他要不要出去，而是叫他不要去巴塞罗那。虽然有点意外，但是阿森西奥还是觉得那是他接过最好的一个电话。他后来问纳达尔要不要休赛季一起吃个饭，就当感谢他搭桥牵线。对方也答应了。接着就是这样，拉法反过来邀请他一起坐着游艇出海玩。

出海的那天上午，马尔科在游艇上和他拍了几张合影，正打算发ins，配上什么“和西班牙的传奇，我的朋友，拉法·纳达尔先生一起出游”的文字（其中，要不要加我的朋友这几个字，让他犹豫了一会儿），接过就被正巧走过来的纳达尔制止了。

“我不是有意看你手机的，”对方有礼貌地说，“不过，我想约会还是私人一点比较好。”

他当时惊讶的嘴里能塞一个鸡蛋，活像一觉醒来发现床上躺着的是费利佩六世。就连下午他宣称自己“能精湛的钓鱼”的谎言露馅，以及后来见纳达尔那位著名的，在巴塞罗那踢过球的叔叔（不过上帝啊，阿森西奥真的怕这个有着世界杯上西班牙队最快拿红牌纪录的后卫把自己当场放倒），也没这么不好意思。

接着他们就开始约会了。到后来就公开了。好在现在风气已经渐渐宽松起来，让他和托尼都不必遮遮掩掩的。他开始出现在纳达尔的包厢里，开始赛后装成小球迷给他递拍子让他签名。结果搞的自己家里也多了一堆扔不掉的拍子（跟托尼交流之后，他花了一上午把其中一些堆到车库的一个角落里，用防雨布盖上了），他当纳达尔的陪练打网球，在五分钟以后趴在网上奄奄一息。拉法也在花园里和他对着颠足球，倒是脚感还不错。弄的马尔科挫败了整一个晚上。

……

他还记得很多事，他记得几个月前他还问过拉法，等他俩老了，会不会都天天腰痛腿痛胳膊痛，站不起来，谁都不能扶谁一把。对方以一贯的直率思考了一下，然后简单的回答了他——“我们有钱。”

“有钱又怎么样，”阿森西奥哀叹，“我们膝盖都不行。”

“我们可以雇两个人推轮椅，”纳达尔说，“再雇两个准备饭和药。”

“雇一个不就行吗，”阿森西奥说，“为啥非要分两个人。”

“那不行，”拉法说，“疼痛最终还是你自己的，要跑的步也还是你自己的。”

他说的或许是对的，马尔科想，顺手擦了擦汗，最终一切道路仍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不管对方是个普通人，还是传奇。他还年轻，简单的事情也要一个一个学。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痛的话，”拉法说，“可以给你多雇一个人。”

“不用了”，阿森西奥回答，“尽管你这么说，我倒是不介意移植给你一半头发”

外面开始黑了。阿森西奥下了跑步机，准备去洗澡。